



五岭薈

黄业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巍巍五岭

(革命回忆录)

黄业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巍巍五岭

(革命回忆录)

黄业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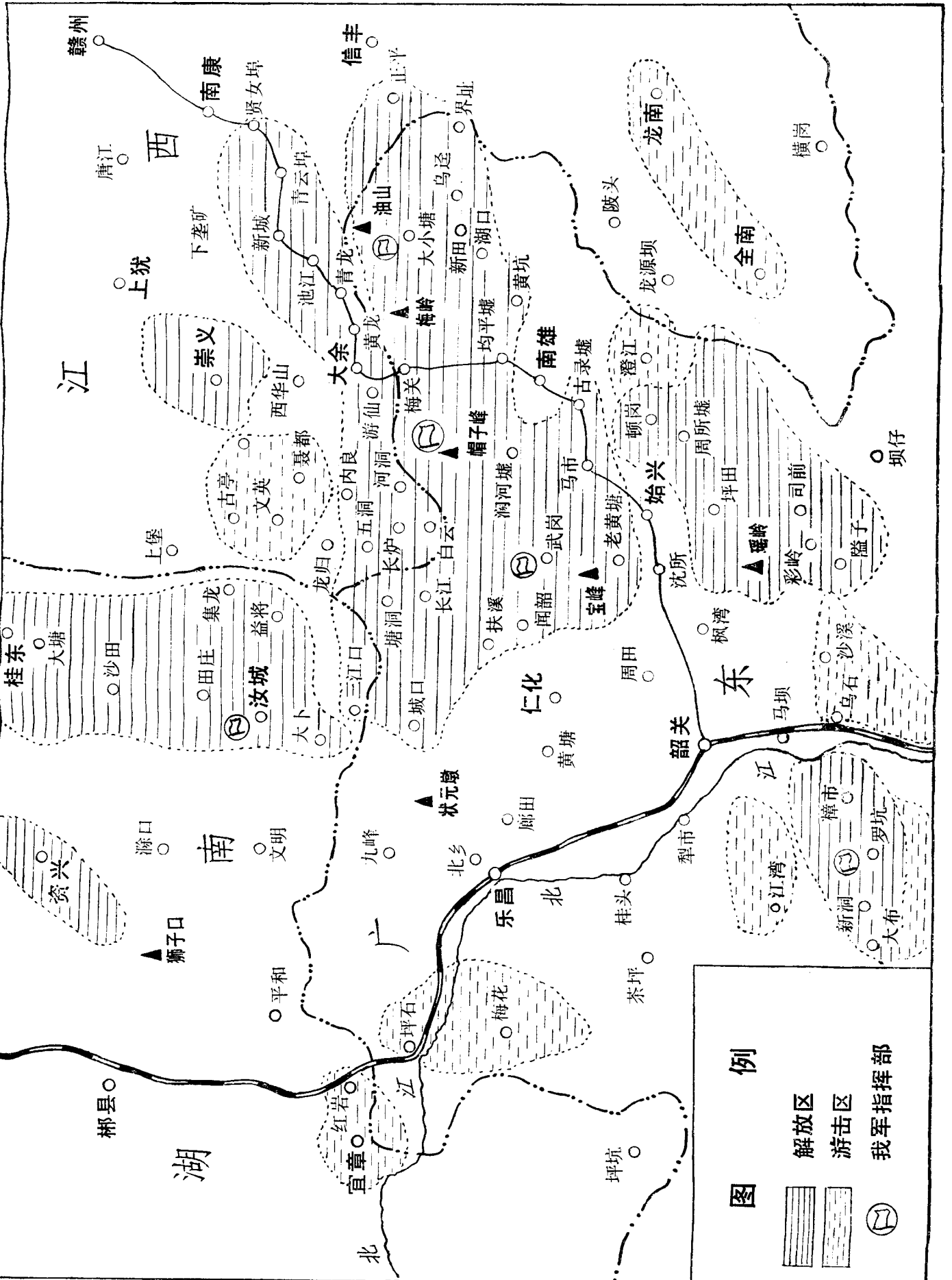
850×1133毫米 32开本 6.625印张 1插页 143,000字

1982年6月第1版 198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6,320册

书号10111·1365 定价0.69元

粵赣湘边区革命斗争形势示意图(一九四九年)



# 目 录

第一章	北上五岭.....	1
	罗浮誓师	
	一个教训	
	打百顺圩	
	北粤铁流	
第二章	留下坚持.....	20
	绝对掩蔽	
	前人足迹	
	延安电讯	
第三章	内战再起.....	42
	帽峰会议	
	骤然出击	
	五岭地委	
第四章	震撼边区.....	56
	岭南风暴	
	民运队员	
	何高大队	
	新田之战	
	湘南烽火	

第五章	北江怒涛.....	89
	地下战线	
	崔明遇难	
	后院起火	
	巧送机枪	
第六章	后勤简记.....	106
	两个老表	
	送上门来	
	税收战线	
	医务人员	
第七章	柳暗花明.....	127
	冤家对头	
	吃“红军菜”	
	一场争论	
	梅岭冬雪	
第八章	少年英雄.....	142
	山鹰投林	
	李仔沈仔	
	碧血梅关	
第九章	杜鹃花开.....	155
	到分局去	
	油山伏击	
	奇袭龙口	
	激战南亩	
第十章	迎接大军.....	173

	活捉胡匪	
	饶部起义	
	亲人会师	
第十一章	胜利重逢.....	187
	广州解放	
	石岐相会	
	新的征途	
后 记.....		201

# 第一章 北上五岭

## 罗浮誓师

自从一九三八年十月，日本帝国主义在广东沿海登陆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经历了艰苦的敌后游击战争岁月，在东江南北、广九铁路东西和粤北地区，建立了大片的抗日根据地，成为狠狠打击侵占华南日军的一支劲旅，它和兄弟抗日纵队一起，抗击着广东敌伪的主要兵力。

由于斗争的胜利发展，一九四五年初，纵队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和直属队从惠阳县的坪山转移到了博罗县罗浮山。纵队司令员曾生、政治委员林平、副司令员王作尧和政治部主任杨康华等领导同志都在那里。这时，罗浮山已成为广东抗日游击战争一个重要的中心基地。

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共广东区党委，林平同志为书记。七月初，在罗浮山召开庆祝广东区党委成立代表会议，由林平同志传达中国共产党的七次代表大会精神。

这时我是四支队政委，在广州外围增城地区活动，接到通知赶往参加这一盛会。

南方的七月，骄阳似火，田野的风热浪似的向人身上扑



来。我怀着兴奋的心情，走在窄窄的田埂路上，掖在腰间的手枪皮套子，也被汗水浸湿了。老乡们刚插下去的禾苗，有的还没有转青，还直不起腰来，半躺在田水里。在阳光的照耀下，田间蒸发出一股石灰气味。这时荔枝已熟了，路边的荔枝树上挂着一束束红艳艳的果子，完全是一派盛夏气息。

罗浮山，是广东名胜，我国名山之一，位于东江河畔，海拔一千多米，地形复杂，风景秀丽。相传晋人葛洪曾在这里采药炼丹，至今还有洗药池、炼丹炉等遗迹。宋代苏东坡被贬为惠州知府时，亦曾在这里写下“罗浮山下四时春”的著名诗句。冲虚观、白鹤观、黄龙观等寺庙，星星点点地镶嵌在古木参天的山林深处，宽敞幽静，轩昂雄伟。昔日是道家隐士修道隐逸的仙境，如今却云集抗日志士，洋溢着革命气氛，别是一番景象。

罗浮山离广州只有一百公里。广州附近的增城、从化、花县、番禺和广州近郊罗岗、龙眼洞等地，已是我们游击队活动的地区，钳制和威胁着广州的敌人；而且广、汕公路已被我们发动群众彻底破坏，原来公路路基的地面上，老乡们已垦为良田，种上了水稻、花生、红薯等庄稼，无形中设置了障碍，根本无法通车了。盘踞在广州的日军，要来进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这罗浮山真不愧为避暑胜地，我一踏上山中林荫小道，就周身凉爽，热气顿时消失。那时，司令部驻在冲虚观，政治部在白鹤观。前来参加会议的代表，除东江纵队的干部外，还有珠江纵队、韩江纵队等部队以及各地区地方党的代表。长期分开在各个地区活动的领导干部，很少有机会相聚在一起。一时见面，真有说不出来的高兴。

我们的司令员曾生同志，是一位热情而又乐观的人。他对干部和战士们总是那么随和，使人感到亲切。这次难得的聚会，他当然是很高兴的了。他不时到同志们的住地走走，见到大家就问这问那，总是说，“你们从前线回来，辛苦了！”

会议是在冲虚观的大厅堂里召开的，一百多人坐满了厅堂。林平同志用他那铿锵有力、带有江西口音的话语，传达了党的“七大”精神。他传达的内容，是根据党中央的电报和新华社电稿。他热情洋溢地讲述了“七大”的盛况，兴奋地讲到毛主席论联合政府和朱总司令论解放区战场的重要报告精神，<sup>①</sup>在远离党中央，孤悬敌后的广东游击战争环境里，能够有机会听到这样好的报告，得到这么重要而又明确的振奋人心的启示，我们到会的同志都感到自豪。我们仔细地聆听着，在小本子上认真地记录着，唯恐漏掉了一个字。

“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不久就要诞生了，让我们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吧……。”

毛主席的伟大预见是多么动人心弦啊，是多么现实的希望啊，全场由衷地热烈地鼓掌。

在会议过程中，林平同志还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开辟五岭抗日根据地的指示，详细阐述了建立这个根据地对坚持抗战、扩大华南人民的抗日武装力量的重要战略意义。

五岭，就是绵亘于粤赣湘边区的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渚岭、越城岭的总称。崇山峻岭，地形险要。“五岭逶迤腾细浪”，这真是最好不过的描绘了。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里就建立过井冈山红色根据地，红军北上抗日以后，

---

<sup>①</sup> 当时刘少奇同志关于修改党章问题的报告还没收到，没作全文传达。

陈毅、项英等同志又在这里领导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开始，陈毅同志率队下山参加组织新四军去了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对这一红色地区进行过疯狂残酷的破坏，但党的活动和群众武装斗争始终不断。中共广东省委（当时称粤北省委）也曾设立在这里的韶关。一九四二年夏，中共南方工委书记张文彬和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等被捕，党的地下组织的活动暂时停止了，但是忠于党的事业的共产党员们，紧密依靠广大群众，在残酷的斗争中，采取了多种形式，坚持在不同的岗位上工作着、战斗着，扎根在这粤北的沃土之中。

党中央决定在这里开辟根据地，也是清楚地看到这些有利条件的。

扩大华南抗日战场，壮大华南武装，配合全国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部署。党中央决定派出由王震、王首道同志指挥的三五九旅，从延安南下五岭，会合东江纵队和珠江纵队，共同执行这一重要的任务。

参加会议的同志都理解这一决定的重大意义，感到任务光荣而又艰巨。南下的部队，是从革命圣地延安来的英雄三五九旅，是开垦南泥湾的模范，是一支既能打仗又能生产的钢铁队伍。能和这样的八路军老大哥并肩作战，又是多么令人向往的事啊！

会议期间的一天上午，林平同志要我到他的住地去谈话。

“黄业，不要回四支队了，纵队决定你到五支队当政委去。”

调动，本来是部队常有的事，但这次我感到和平时不一样。

林平同志接着说：

“去同三五九旅会师！”

“好！什么时候去？”我完全明白到五支队去工作的意义，当

即坚决地接受了任务。

“开完会就去。”林平同志满意地说。

林平同志还给我介绍了五支队的一些情况，作了工作嘱咐。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日，经党中央批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通电全国宣告成立，公开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一九四四年迎来了斗争大发展，在广大青年中掀起了参军热潮，各地部队在原来大队的基础上扩大编成了九个支队，共一万多人。五支队是东纵的一支主力部队，当时就在罗浮山附近的横河一带活动。我带着警卫员张治安去到横河时，在支队部——一间大祠堂里，同支队长刘培同志见面了。他看见我来，很是高兴，我当然也很高兴。我知道这位中等身材、身体结实、精神饱满的年青的支队长，作战勇敢，工作有魄力。他的右手就是当护航大队的大队长时，在一次战斗的紧急关头，拿过战士的步枪向敌人射击被敌人击中而残废了的。这时，他穿着一件灰条纹布的“列宁装”，腰间束着皮带，挂着一支小“航空曲”，一副游击队长的模样。

“啊！老黄，果真是你来呀！欢迎，欢迎！”

他那带着客家口音的话语，是那么响亮爽朗，使人感到亲切和愉快。

“是的，林平同志要我开完会立即来！”我拉着刘培同志的左手说。

正当我们支队的准备工作就绪、即将出发的时候，八月十五日早上，王作尧副司令员从纵队给我们打来一个不寻常的电话：

“告诉你们一个重要消息，日本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了！”太突然了，这是多么重大的转折啊！我心里感到十分兴奋，

停了一会便问道：“王副司令员，要不要立即向部队宣布？”

“可以。没有新的部署，你们的行动计划不变。”

我放下电话机，急忙把电话内容告诉了刘培同志。经过简单的商量，立即向部队宣布了日本投降的消息。随部队行动的“鲁迅艺术宣传队”，很快就在支队部的大门前活跃起来了。没有现成的锣鼓乐器，就用菜盆、茶缸当乐器敲打，把饭箩当作狮头舞将起来。有个同志立即编了一段唱词，来了一段粤曲。

抗战八年了，多么漫长的八年啊！付出多少代价取得的胜利啊！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终于熬过来了！有谁在听到这日本投降的消息而不欢欣鼓舞的呢？有谁不希望有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建设我们的祖国呢？

但是，整个抗战的历史，使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内战的面目完全暴露。在敌后战场上，我们在前面跟日本军队作战，还要提防国民党军队从左右夹击和后面偷袭，这滋味我们尝够了。所以，听到日本投降的喜讯时，不免眼前又出现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硝烟，真是险影重重啊！

果真是这样。就在日本投降后的第三天，八月十七日，华南日军司令田中久一在广州发表了声明，狂言只投降“重庆政府”，不承认我广东有民主政权，以及在此长期卫国的人民抗日武装。蒋、日、伪合流的丑恶面目，在这抗战胜利的时刻，还在暴露无遗。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准备国民党蒋介石大打内战，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纵队作出了决定：将纵队指挥机关撤回老根据地大鹏半岛。同时，实行扩军，成立四个指挥部。即：江南指挥部，包括东江河以南的惠（阳）东（莞）宝（安）地区，由卢伟如、黄宇等同志指挥；江北指挥部，包括东江河以北的从

(化)博(罗)增(城)龙(门)等地，由周伯明、陈达明等同志负责；东进指挥部，包括紫(金)河(源)海陆丰一带，由卢伟良、张持平等同志负责；粤北指挥部，包括南(雄)始(兴)曲(江)仁(化)翁(源)新(丰)及大庾岭至九连山一带地区，由王作尧、林锵云、杨康华等同志统率。现在，粤北指挥部带领我们向粤赣湘边境挺进。

在这之前，即在一九四四年冬，纵队已开展粤北根据地的工作，我西北支队蔡国梁、邓楚白、陈志强等同志和北江支队邬强、李东明等同志，已率领部队挺进到英德、清远、翁源等地开展武装斗争，何俊才同志率领一个大队在翁源、始兴南部活动。这三个队伍沿着北江西岸和粤汉铁路东西两面，向北扩展。狠狠打击敌人，广泛开展群众工作，对我们北上起着很重要的前驱和配合作用。一九四五年初，在中共广东临委<sup>①</sup>代表梁广同志主持下，成立了粤北路东、路西两个工委。路东工委书记由谢永宽同志负责，领导粤汉线以东从化、琶江、佛岗、翁源、始兴、南雄、英德的东乡及韶关的一部分地区；路西区委书记由黄松坚同志担任。这使我们北上更有了可靠的基础。

就在星光明亮的八月十五日的晚上，我们北上五岭的队伍，在王作尧、林锵云、杨康华等同志统领下，按照原来的计划，誓师出发了。我们这支队伍的组成，是经过纵队领导挑选的。除主力队第五支队外，还有由林鹗同志带队的军政干校的两个中队，由黄文俞、张江明同志负责指挥的机关干部和“鲁迅艺术宣传队”、民运工作队(“拖拉机队”)，共有一千余人。

---

<sup>①</sup> 一九四三年一月，根据党中央指示，成立中共广东临时工作委员会，由林平、梁广、连贯三人组成，林平为书记。

队伍从罗浮山出发，经从化的吕田、翁源的官渡、始兴的隘子一线，沿着山路前进。这时，广东的国民党部队正从粤赣边界的三南地区（龙南、虔南、定南）下山来，急于“劫收”城市，攫取胜利果实。抗战八年，他们远远躲开，这阵子却忙着赶来“抢摘桃子”。在主要的交通要道上，撒满了他们的人马。我们有意闪开他们，专走山路，日夜兼程，翻山越岭，巧穿公路，暗渡江河，连续行军二十多天，在九月中旬安全到达了始兴县的隘子、风度地区。这时韶关的国民党指挥部，对于我们北上部队的行动，还在五里雾中哩！

## 一个教训

我们部队在风度休息时，曾接到三五九旅的电报，说及他们遭到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薛岳率领的军队夹击的情况，因而暂时停留在桂东、大庾、南雄之间，不可能继续南进。指挥部于是召开会议，对此重要情况作了分析，作出了离开风度继续向大庾岭前进，与三五九旅靠拢，以期争取早日与他们会合。

我们部队渡过浈江以后，进入下北山地区的宝峰、埕坪、奇心洞等地。指挥部决定在这里建立一个临时后方基地。这里有地方党组织，群众基础较好，有些粮食，机关就住在宝峰村里。这是一个沿着山坡用石头泥砖建起的山庄，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石头，给人一种瘦骨嶙峋的贫困的印象。

从东江出发的北上途中，有一百多伤病员安排在这宝峰附近的奇心洞。指挥部让他们在这里作短期的休息和治疗，争取早日恢复健康归队。

部队安顿下来以后，指挥部交给我们支队的任务是：

支队长带一部分队伍到滇江河畔马市一带地区活动，曾春连大队留守指挥部，我带了叶昌大队去袭击隐藏在这深山里龙归一个村庄的一支伪军护路队。地方党同志送来情报说，这一支汉奸部队的头头姓张，是这个村子的人。日本投降后，他就带了部队及平日搜括而来的财物，秘密地回到他的老家来，有几十个人，几十条枪，他现在还不知道我们部队到了这里。

我和叶昌同志带了部队向目的地前进。支队参谋黄永裕同志是组织行军的得力助手。为了收到奇袭的效果，我们全不走大路，靠着指北针和地图，按方向前进。这时正值秋高气爽，山野地面一片干枯，在这丛林神秘的世界里，虽然没有道路，但又好象到处都是道路，只要避开一些沟壑，哪里都可以顺利行进。我们也不找村庄烧饭住宿，完全过着野营生活。这深秋时节，有熟透的红橙橙的野柿子，也有已爆裂的野栗，而且地面上到处都是干枯的树叶，吃饭睡觉都不成问题，生活过得蛮不错。

我们就是这样日夜兼程，在丛林里牵枝攀藤走了两日两夜，第三天拂晓前到了村子附近一个松树山岗，在这里可以鸟瞰这个山村的全貌。

山野的凌晨，一层薄雾，轻纱似的笼罩着树林和村庄。我和叶昌同志仔细观察，村下面有人群蠢动，原来敌人已经走出炮楼，在村旁的小河洗脸。我们当机立断，迅速把部队部署好，趁天色微明，冲了下去，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吓得敌人四散逃命，部队乘势冲进炮楼，缴了敌人全部装备。这次战斗取得了全胜，俘虏了这护路队的头头和士兵数十人，缴获长短枪几十支和一大批财物。

战斗结束后，我们在村子里做群众工作，住了一天，即按



计划返回宝峰。在我们回到宝峰时，发现这里硝烟迷漫，被烧了的房子，木头还在冒火，指挥部和留守的部队已不见踪影。一看也就知道，我们离开后，这里发生了激烈的战斗，但我们在深山里执行任务，根本不知道这个情况。

事后了解，情况原来是这样的：我们渡过浈江以后，国民党反动派才发现东江上来了部队，而且在宝峰一带住下了。出于他们的反动本性，他们是不容许我们在这粤北地区生存的，而且，他们正从江西三南地区下山“劫收”城市，争夺地盘，要确保粤赣公路畅通，我们活动在宝峰、马市一带，正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所以我们到后没有几天，也就是九月十二日，国民党驻始兴的一六〇师立即向宝峰突然发起进攻。

在敌人进攻的情况下，指挥部向仁化县扶溪方向后撤。敌人占了宝峰、奇心洞，疯狂地在这一带的村庄、山林、山洞搜捕我们留下的伤病人员。有三十多个伤病同志走避不及，有的被俘有的牺牲了，其他一些同志在风度队和地方党同志的保护下脱了险。

九月中旬，粤北指挥部已前进到了南雄县境，领导上惦念着留下在奇心洞的伤病员的安全，派五支队参谋长邱特同志率领精干的武装人员前往联系，才知道敌人袭击的详细情况。他们当即找寻那些失散的伤病员，找到了何为、徐荣光等同志，这时他们都已十分虚弱了。

这一事件发生在日本帝国主义刚刚投降之后，国民党反共内战的狰狞面目就暴露无遗。同志们对此激起了极大的义愤，更加坚定了我们对于国民党反动派战斗到底的决心。